

• 英譯問題專欄之二

英譯文學選集的誕生

景翔

聽說有這麼回事，是好久好久以前了，但是知道得並不怎麼真切，只是看到彭歌先生在「三三草」專欄裏以「十幾個人幹起來」為題，談到了這個計劃。然後在看到「譯叢」雜誌創刊，談到英譯問題時，再想了起來，也曾和負責這個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計劃的齊邦媛教授談過。不過當時計劃在進行之中，還隨時可能有所更易，最近終於克服很多困難，漸漸走向完成階段。雖然從最初剛有一個原始構想的時候算起來，已有將近兩年半的時間了。

若再由齊先生最迫切感到有將中國文學作品譯介到國外的需要時算起，就更要追溯到她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看到教中國文學的科系幾乎完全沒有採用我國

編印翻譯的書籍，只有極少數人用了余光中先生十多年前翻譯的「Chinese New Poetry」，其餘都用的是共匪「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六二年左右出的約兩百本關於文學方面的書籍。這種情形，我想不一定要親歷其境，也可以想見齊教授當時心裏會有怎樣難過的感覺了。政府遷臺之後，二十多年來，也許還沒有出現特別偉大的文學鉅構，但出版事業興盛，也有很多好的作家和作品。其中表現了這一代的精神，這一代的成就，舊傳統的繼承與維繫，新思想的產生與拓展，這一切却都沒有介紹、傳達到國外去。

所以在回國之後，齊教授就有意開始這方面的工作，六十一年應聘到國立編譯館任職，在處理其他很

多事務之外，齊教授也開始積極推動了這個譯介中國近代文學作品的計劃。

齊教授請了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等四位先生組成一個「五人小組」。五個人，應該是一個很理想的人數。不致於多得容易意見紛紜，難以統一，也不致於少得容易流於偏狹或主觀。而這五位先生性格迥然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能保持相當的客觀，但由於彼此之間的趣味相似，歧見不大，也能維持很高的水準。再加上大多從事教職，沒有什麼名利心，也不會趨炎附勢，在選擇作品方面可以擺脫人情與迎合大眾好惡的羈絆，而着眼於對歷史、對國家、對同胞交待負責。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理想。他們認為「二十五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這一段時期裏，國內生活安定，文化發展也相當深遠」，在衆多的著作中，更是蘊藏豐富，所以「要以嚴肅的態度來發掘這二十五年來，我們做了些什麼，有多少能值得向世界介紹。以及二十五年來，在這樣的局面下，人所能做到的又有多少」。

在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次集會談到這個問題時，還只有一個初步的概念，當時準備定名為「二十

十五年（一九四八——一九七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宗旨是要「精選富有積極性，代表時代意義的作品」。篇幅預定在一百萬字上下；內容則定為短篇小說、散文和現代詩三項。

內容方面之所以限在這三類上，當然篇幅有限是一大原因，長篇小說、劇本之類只有另案辦理。其次是因為這三者也是二十五年來成就比較高的。至於詩只選現代詩，而未選傳統的格律詩，則是因為舊詩太重格律與音韻，在英譯後幾乎必然會神韻盡失。現代詩却比較着重「詩想」的傳達與表現，在形式上是屬於比較容易過譯的。此外，我個人也覺得，不管有多少傳統詩人在汲汲耕耘，有些傳統詩人在世界詩人大会上表現得多麼激昂慷慨，但我們所看到發表出來的舊詩作品，太多酬酢之作，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當初「五人小組」的工作分配是由余光中、吳奚真、何欣三位先生分別負責詩、散文、小說三類作品的選取。齊邦媛和李達三兩位先生則負責審查作品中，有關中西觀念的表現，與看法上的了解程度。由於彼此工作關係的密切，最後實際上是五個人都直接參

與了編選工作。由於余光中、吳奚真、齊邦媛諸先生都曾在國外任教，何欣先生對西洋文學研究著有盛名，而李達三先生是精通中文的外籍神父。所以他們很清楚作品應具有那些代表性，也知道西方人所希望了解的觀念，與他們有興趣的題材，這就構成作品選取的第一個原則。而過份西化的文章，或是向西方「借」來的概念、思想、題材等寫成的作品，就都不在選取之列了。

其次當然是根據「富有積極性，代表時代意義」的宗旨來遴選作品。我相信之所以要求富有積極性，是因為這本選集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向國外介紹現代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固然我們不能否認社會上有消極、頹唐的一面，但畢竟屬於少數，也是不值得鼓勵的。所以對過份灰色或消極的作品，無論在文學欣賞的角度來看有怎麼樣優秀的成績，也只有捨去。但所謂的代表時代意義，並不是喊口號的東西，也不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宣傳文字和口號都有其必要，也有其適用的時機和價值，但不能算是文學作品。而一份好的文學作品，就內涵的品質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宣傳。潛移默化一向是比口號式的直接刺激作用更大，

效果也更強得多。

這種「代表時代意義」其實也可以說在文學史上的代表性。這五位負責編選的先生都教過文學史，他們覺得「在這一段生存的時間裏，應該有生存的痕跡留下來。」在顧全文學與藝術價值的大前提之下，他們選篇的要點多在文學史上所具的代表性上。像潘人木先生、痲弦先生等人，雖然近年很少創作，但「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占有相當的地位」，像潘琦君先生的散文，雖然同一類型的作品和作家不在少數，但「經過逐字推敲，認為她最能代表一般中國人的善良、溫和、誠懇的精神、氣質和風貌」；又如梁實秋先生，論其成就和年齡，可以算是上一代的了，但是「他的文字沒有時間性」，是承先啓後的人物，「結合新舊兩個時代的一座橋」，所以在衆多同類的作品中，這幾位先生的作品是最值得推選的。

我們可以說在編選的態度上，他們絕不只憑一己的興趣與好惡。在序文中，齊邦媛先生也特別強調說明了臺灣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廿五年來有那些人在寫，又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寫。

編選的過程中，他們也四出請各界人士為他們開

列書單和作者名單，更多方主動搜集資料。單是挑書和看書，「就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在擇取作者時，和作者的「知名度」有沒有關係呢？答案是很堅決的否定。不！他們只認作品。當然「知名度」高的人比較容易列入初選名單，而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就要有待識者來推薦了。但結果必然是真有內容的作品入選，而浪得虛名的作者，不過是存在於初選名單上而已。

初步決定入選的作者名單之後，每個作者的重要作品都經過負責編選的五位先生詳細閱讀和熱烈討論，才決定那些篇作品值得譯介。而篇目由最初擬定的初稿到最後決定的定稿，其中又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修訂。主要的原因是在選定之後，發覺有些題材與內容上的重覆。例如十多年前，無論小說、詩或散文，大多以懷鄉、憶舊為主要題材，而近年來的作品所討論的又多偏於兩代之間的衝突，新舊觀念的更替等等。雖然這些都是很好、很典型的題材，但也不能多到千篇一律的地步。編選的先生們認為「該讓讀者們能由各種角度看到我們文學上多方面的成就」。當然也有些文章，因為過份着重在中文藝術性和趣味性上的

表現，在英譯之後，無法傳達原來的韻味，或是限於篇幅及其他原因予以割捨的。無論如何，由最後決定付印的篇目，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確依照了既定的宗旨，和一貫的原則來做編選的工作。

這個翻譯計劃的執行，動員了國內各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副教授、一部份外籍人士，以及「五人小組」本身，一起負起實際英譯的工作。所有的譯稿都至少經過三個以上的複核、修改，提出各種意見加以討論。他們希望在中文原稿和英譯稿之間完全沒有距離，很多無法完全譯得妥貼的，或中國特有的，都詳細加註，有很多稿子（尤其是詩稿）在可能範圍之內，都還和原作者一起討論，有時不惜數易其稿，也絕不讓譯稿有和原意不盡相符的地方。同時所有的入選稿件，一律先用國立編譯館的公函向原作者或持有入選作品版權的出版社徵求同意。在書內也詳細列入作者的簡歷和重要作品，以利參考，列入各篇的譯者姓名簡歷，以示負責。從這些地方看來，相信我們都能了解到他們的工作態度是極其慎重的。

不過他們的經費並不十分充裕。這個計劃是國立編譯館由於本身覺得有這種興趣，也有這種使命，而

編列預算來做的。所以就計劃本身來說，是一個由國家資助推行的計劃。只是實際上經費很少，好在大部份參與其事的人也都是爲了一份興趣和使命感，憑着一股熱心來做的。

六十三年中，李達三先生和余光中先生先後去港，何欣先生和吳奚眞先生忙於教職，大部份的工作都落在齊邦媛先生的肩上。但在經過六七次校樣之後，豐碩的成果終將呈現在眼前了。現在還未完全解決的，是出版和在海外發行的問題。六十二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 Dr. Bailor 由亞洲協會聽說到這個計劃，乘環球旅行之便，來臺拜訪過齊教授。在看過初稿後，希望能由他們出版。以普林斯頓大學的名聲和地位，如果委請他們出版和發行，對銷路以及未來的影響力來說，都可能有莫大的助益，但問題在於他們要求將內容刪去一大半，只編爲一冊，所以最後終於未能達成協議。目前決定在國內自行印刷，分爲兩冊，第一冊是短篇小說，第二冊是詩與散文，各有五百頁左右。然後希望能在美國找到一所大學或出版社代爲發行，並且要行銷在國內和東南亞一帶。至於也有人提到同時印行一套中文本的建議，目前要看英譯本

印行後的情況如何，再作決定。

當然，負責編選翻譯的諸位先生都很關心出版後的反應，他們不願多談他們所遭受過的挫折、非難和困擾，只希望能聽到所有的批評都是建設性的。我相信讀者們是會這樣做的，至少在沒有看到正式譯印發行的這兩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之前，我們已經很佩服他們這樣誠懇而認真的態度與精神了。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篇目

第一冊 短篇小說：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褶裙

孟 瑤：歸途

潘人木：哀樂小天地

彭 歌：蠟台兒

朱西寧：狼、破曉時分

於梨華：撒了一地的玻璃球

司馬中原：紅絲鳳、山

段彩華：花彫宴

王尚義：大悲咒

白先勇：冬夜、花橋榮記

王文興：命運的迹線、黑衣

歐陽子：花瓶、魔女

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倒放的天梯

林懷民：辭鄉

奚 淞：封神榜裏的哪吒

李永平：拉子婦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第二冊 詩、散文

(一) 詩：

覃子豪：吹簫者、瓶之存在、黑水仙、金色面具

紀 弘：火葬、狼之獨步、在地球上散步、吃板煙

的精神分析學、沙漠故事、摘星的少年、

一片槐樹葉、晨步、阿富羅底之死、在禁

酒的日子。

周夢蝶：冬至、剎那、天窗、樹、菩提樹下、逍遙

遊、行到水窮處、還魂草、虛空的擁抱、

十月。

方 思：港、白晝與黑夜、聲音、黑色、仙人掌。

夏 菁：雨中、月夜散步、芭蕾舞、自由神像、寂

寞四行、簫滴、士大夫。

蓉 子：未言之門、燈節、被掛的面影。

洛 夫：石室之死亡（一，五七，四七）、煙之外

、灰燼之外、城市、隨雨聲入山而不見雨

、霧之外、邏輯之外、政變之後、湯姆之

歌、金龍寺。

羅 門：流浪人、升起的河流、死亡之塔。五、彈

片。Tion 的斷腿。

余光中：西螺大橋、當我死時、敲打樂、如果遠方

有戰爭、電話亭、車過枋寮、蓮的聯想、

茫、雙人床。

管 管：四方的月亮、水蘊花、春歌、少女、臉、

荷。

楊 喚：鄉愁、鑰、小樓、二十四歲、貓、花與果

、垂滅的星。

商 禽：火雞、滅火機、長頸鹿、鴿子、天河的斜

度、匹茨堡、逃亡的天空、咳嗽。

鄭愁予：十槳之舟、錯誤、下午、天窗、情婦、邊

界酒店、如霧起時、殘堡、水手刀、晨景

、晚虹之逝、晚雲、偈、定、夜歌、改題

楊喚遺書、屠骨塔、卑亞南蕃社、無終站

列車。

瘴弦：歌、一九八〇年、土地祠、山神、鹽、戰

時、酒巴的午後、上校、坤伶、馬戲的小丑、如歌的行板、下午、深淵。

方旗：初抵紐約、小舟、海上、守護神、鏡、多防、端午、鐵布、洛神。

白萩：昨夜、樹、Arm Chair、雁、鳥兒、天空、路有千條樹有千根、然則、叫喊、蛾、以白晝死去、苦梨、無止無盡、皮或衣、女人。

葉維廉：醒之邊緣、甦醒之歌、界、天與六首。

方莘：雨、練習曲、夜的變奏、無言歌、水仙、月升、遲到者。

林煥彰：讀牆、十五。月蝕、中國。中國、邀宴鴿子們、回家的路。

夏虹：瓶、白鳥是初、不題、我已經走向你了、汎愛觀、詩末、水牋、如果用火想、昇、夜來的體裁。

楊牧：流螢、逃逸之歌、蛇的迴旋曲、紡織、九月二十七日：愛蜜麗迷謹遜、航向愛爾蘭、十二星象練習曲、我們也要航行、荷蘭、猝不及防的花。

(二) 散文：

羅青：蜜蜂的月亮、手錶的月亮、床前的月亮、三二九號的月亮、司機阿土的月亮、搖樹術、白蝶海鷗車和我、手拿掃把。

林語堂：論泥做的男人、論赤足之美

梁實秋：談時間、聽戲、放風箏

梁容若：塞外的春天、豆腐的滋味

琦君：毛衣、算盤

思果：別離、像片簿

吳魯芹：置電話記

鍾梅音：四十歲、煤渣盆景

陳之藩：春聯、失根的蘭花

余光中：伐桂的前夕、地圖、萬里長城

梅濟民：長白山之夏

趙雲：最後的柳聲

張健：野鶴的白羽、臺北二十年

李藍：水裏水外、鳳平峽谷

楊牧：叔、水井與馬燈

張曉風：十月的陽光

許達然：廣場、亭仔腳

黑野：一心誠敬慶讀中元。